

算法、大数据真能消解人文的意义吗？

——《未来简史》读后

吴根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赫拉利的《未来简史》反思了近现代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同时强调了算法、大数据可能带来的人类生存境遇颠覆性的改变,这引起历史学、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他将算法提升到具有哲学普遍性的高度,作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所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进而也将人工智能这门科学技术的独特思维方式上升到一种具有哲学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赫拉利的思想有其理论贡献,但也有缺陷,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接受是不彻底的。目前的算法、数据主义还远不足以给客观世界提供一个统一的科学解释。因此,我们不必过于迷信以赫拉利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算法的决定性意义。

【关键词】《未来简史》;算法;大数据;数据主义;科技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G236; 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166(2018)04-0022-09

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①一书,以通俗易懂、有趣、深刻,且又能引人思考的独特魅力,让历史学在当代获得了不同凡响的声誉。他以前所未有的思考方式,将人类的未来命运纳入历史学的视野,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鸟瞰,以一种宏大跨界的思维方式勾勒了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面对的未来。这部历史学著作既体现了作者博学多才的一面,更体现了历史学关怀人类命运的深厚人文情怀与历史理性。作者对近现代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的反思,对“算法”、大数据可能带来的人类生存境遇颠覆性的改变,都足以引起历史学、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他对于现代人的追求与现代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危险,有一种深刻的直觉与洞见。赫拉利说道:

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历史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了更大的存在性焦虑。(第186页)

因此,他认为,现代社会让我们“追求力量”而放弃“意义”,这是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威胁与危险(第197页)。除此焦虑之外,赫拉利还指出了现代性在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因为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共同关注的重点”(第184页)。因此,“经济增长”在全球各地成功地取得了近乎宗教的地位(第186页)。更进一步,现代性还让整个世界是非颠倒,让整个人类以为平衡比混乱更可怕,“于是,现代社会让人们开始追求更多,从而破坏了长久以来抑制贪婪的纪律”(第196页)。

从《未来简史》一书的思想立场来看,作者持一种比较多元、开放的历史观,既吸收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如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作为思想观念的基础,也具有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甚至动物保护主义的思想倾向,对现代社会生产过程奴役动物、追求利润的做法持一种批评性的态度。不过,赫拉利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接受是不彻底的,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究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收稿日期】2018-09-15

【作者简介】吴根友(1963—),男,安徽枞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①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史[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本文所引文字,凡是未加特别说明者,均引自该书,为简略起见,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

的相互作用,还是思想观念或宗教观念为主导,常常表现出某种游移状态。国外图书评论对于该书好评如潮,本文在基本肯定该书学术价值的基础上,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对此书所涉及一些哲学概念与哲学问题,进行相应的反思,并对其中的一些消极与悲观的价值态度提出商榷与批评。

一、传统“人文主义”的三种类型及其变种——科技人文主义

与哲学史界对人文主义的认识、分类颇为不同,赫拉利认为,传统农业社会里发展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类型,都称之为“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主要有三种类型,正统的人文主义,即自由的人文主义,另外两种是社会人文主义与进化的人文主义。在此三种传统类型的人文主义之后,作者认为,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出现新的“科技宗教”(即把科学当作救世主)之后,将会出现“科技人文主义”。

所谓“科技人文主义”,即是由“科技宗教”分化出的一支,它与数据主义一道共同构成新的科技宗教。这种宗教仍然认为“人类是造物的巅峰之作,也坚守许多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科技人文主义同意,我们所知的智人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不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科技创造出智神: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形式。智神仍会保有一些基本的人类特征,但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由于智能正在与意识脱钩,而且无意识的智能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类如果还想不被踢出局,就得积极将心智升级。(第319页)

他预言,当科技人文主义取代自由人文主义后,“医学也越来越着重于让健康的人升级,而非治愈病人。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不仅仅满足于治愈精神问题,而是让整个心智升级。我们的科技能力会逐渐打造新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对这块新领域还没有可用的地图。”(第324~325页)

以上这种科技所追求的新目标,赫拉利称之为“科技人文主义”。不过他也担心,新科技人文主义可能让人的身体与大脑都升级了,却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让我们现在的智人失去“心智”,因此,“科技人文主义到最后可能反而会造成人类的降级”(第325页)。让人类成为社会机器里的小齿轮,社会工作更有效率,但人也因此“不会做梦,不会怀疑”,最终,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第328页)。更进一步,赫拉利指出了“科技人文主义”可能面临无解的两难问题:“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人类正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第330页)如果一旦这种控制人类意志的设想或追求成真,那么“过去神圣的人类就会成为另外一种设计品,反而让科技人文主义不知该何去何从”(第331页)。

不过,从历史溯源的方式往回看,赫拉利对科技人文主义出现以前马克思、列宁所创立的“社会人文主义”的预见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从全球史的眼光追问道:“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成功,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失败?”(第245页)他给出的答案是: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回答,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人文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于是,这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第245~246页)

因此,在赫拉利看来,科技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人文主义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社会人文主义可以视为现代科技主义的先导,而今日的科技人文主义可以视为社会人文主义的完成。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赫拉利,还颇有见地地说:“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更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最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第246页)

赫拉利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成功这一问题的回答,包含着部分的真理性内容,但严重地忽视了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不过,他所讨论的问题,恰恰从一个侧面表明,重视与发展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社会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获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必要保证。不过,我们也应该

清醒地注意到,当赫拉利在讨论一些人文性概念,如自由意志、灵魂等时,过于相信科学实证路径的有效性,忽视了这些概念人为设定的特点,也忽视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力量,以及想象故事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如他说“就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来看,人的选择不是生物预设就是随机,两者就像蛋糕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小块属于‘自由意志’。到头来,我们奉为神圣的‘自由’就像‘灵魂’一样,只是个空虚的词语,只存在于人类发明的想象故事中。”(第254页)

赫拉利对人文价值理想的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于人类的制度建构而言,自由、人权等概念的发明,并不是基于人的生物基础或生理机制之上的,而是出于一种道德的和社会的理想。这些概念不必在生物的基础上去寻找,也不可能生物的基础上去寻找。如果按照这一生物科学的方式去思考,美、善等一系列观念都是虚假的,因而是无用的,那将是真正走向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把人类文明引向深渊。因此,依赖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处理一些人文性的概念与观念,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学领域里的滥用。对于此点,赫拉利似乎没有清醒的自觉。

二、“算法”——颠覆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其可能产生的人类生存困境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将“算法”提升到具有哲学普遍性的高度,以之作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所共有的思维方式,进而将人工智能这门科学技术的独特思维方式上升到一种具有哲学普遍性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将可能形成以“智能”代替“意识”的生产、生存、生活方式,人类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因这种思维方式在科学技术中被广泛地应用而降低为一种无用的,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一种类的生存方式,而只有掌握“算法”的少数人类精英才显得,或者实际上成为最重要的人类。赫拉利预言,因为“算法”,少数精英控制—创造—控制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局面将会出现。而这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人类历史重新回归到少数英雄创造历史、控制历史的时代。

由此,我们必须理解,何谓“算法”。简洁地说“算法指的是进行计算、解决问题、做出决定的一套有条理的步骤。”(第75页)因此,“算法”这个词并不是单指某次计算,而是计算时采用的方法。比如说:要得到两个数字的平均数,具体的步骤是:(1)把两个数字相加;(2)把相加的数字之和除以2。这个步骤就是算法。对于具体的任意两个数字,如32、58的平均数的获得,只是具体的运算,而不是“算法”。举例来说,食谱就是“算法”,如蔬菜汤的“算法”是:

1. 在锅中热油(多高温可以依据营养科学决定)。
2. 将洋葱切成碎末。
3. 把洋葱末炒至金黄色。
4. 把肉末或少量虾米放入锅中。
5. 把圆白菜或小青菜切丝,加入锅中。
6. 加水(此条赫拉利的原书中没有)。

上述六个程序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加以变化,甚至有些程序你也可以减少或增加,但主要的逻辑次序是不变的。类似做蔬菜汤的“算法”,如自助的咖啡机、饮料机,也都有自己的“算法”,从而可以保证顾客喝到咖啡或饮料。

广而言之,动物猎食、人的两性交往、获得对方的喜悦与接受等,只要把这些活动转换成动机、目标与结果这样的逻辑思维的程序,都可以转换成“算法”加以处理。甚至植物的生长也可以用“算法”来处理。可以说“算法”将会把一切事情处理为一个由“动机—目标—结果”这样可以逻辑化的理性程序之中,从而可以用计算机来规范化地处理。深而言之,高级算法有时只是一刹那时间处理一件事的过程,如作者举例说道“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睾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第123页)此处情绪反映的细微过程,作者也用“算法”来加以表达。

总之,具有生命特征的生物达成目标或目的过程,这一过程经过现代微分式的分析,找出其中带有普遍性步骤的感情、知觉活动过程,都可以理解为“算法”,或者说可以还原为“算法”而加以理解。这就是“算法”概念的普遍性意义,也是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人工智能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不过,当赫拉利把无意识的行为也归入“算法”(第113页),则上述“算法”就由可理解的理性概念变成了一个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万能概念了,这样一来将会消解“算法”概念的确切意义,进而也会使“算法”失去其应用的边界,变成了一个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东西。

当然,赫拉利指出“算法”在无人驾驶以及股票交易中的运用,则是非常可能的。他还进一步地预言:随着智能人利用“算法”也能从事艺术创作以后,“算法”将人类中某些艺术家挤出艺术市场是完全可能的。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算法”也能获得创投公司的法人资格(第291页)。当“整个人工智能系统比人类更聪明时,要再控制系统动机,实在有如天方夜谭”(第294页)。而打败现在流行且非常具有力量的自由人文主义的虚构故事的,不是其他主义,而是智能人的“算法”。“自由主义推崇人类生命及人类体验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发展会是对这一信念的致命打击。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用处,整天活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这样的生命何来神圣?”(第294页)

赫拉利还进一步讨论了“算法”将要解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信念的三个命题:

1. 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个体,也就是说,我具备单一的本质,无法再分为各个部分或子系统。
2. 真正的自我是完全自由的。
3. 根据前两个假设,我能够了解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自己。只有我能够进入我自己内心自由的空间,只有我能听到自己真实自我的低语。

对于上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命题,赫拉利认为,生命科学可以提出三个相应的反驳:

1. 生物就是算法,人类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是由可分割的部分组成。换句话说,人类是许多不同算法的组合,并没有单一的内在声音或单一的自我。
2. 构成人类的算法并不“自由”,而是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塑造,虽然可能依据决定论或随机做出决定,但绝不“自由”。
3. 因此,外部算法理论上有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能用某个算法监测组成身体和大脑的每个子系统,就能清楚掌握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只要开发出这样的算法,重点就不再是选民、顾客和情人;而是算法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算法永远是对的,算法觉得美,就是美。(第296页)

上述赫拉利基于“算法”对自由主义三个命题的反驳,有一定的新意在其中,但也保留了科学实证主义对人类意识以及对自由意志研究的基本特点,即通过神经系统来研究人类意识的基本方法,忽视了人类意识由语言符号构成,且有价值倾向的非神经性的特征,因而并不能真正地驳倒人类意识以及自由意志等说法。但是,赫拉利指出的这一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即由于“算法”的出现,进一步导致“量化自我”现象的出现,当医学要求人听听基因怎么说时,基因是根据数据说话的,而不是感觉。甚至谈恋爱也可以根据“量化自我”来做参谋(第303页)。谷歌系统将改变现在的人们由“叙事自我”控制的状态,也将改变人受“峰终定律”影响的局面。作者预言“从以前到现在,人类都是自主实体,由自我叙事的故事所操纵。但在未来,每个人都将会是整个巨全球网络的一部分。”(第304页)哲学传统中的量与质的关系问题,分析性数据与综合判断的关系问题,将会在“算法”、数据主义流行的时代获得新的认知。

由“算法”而引出的智人与智能人的关系问题时,赫拉利指出了智能人出现的危险,值得当代所有人文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家的警惕,即当智能人摆脱对“意识”的依赖,走向一个“无意识智能”模式,则人类就会面临巨大的威胁了。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智能是必要的,但意识可有可无。”(第279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

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让人类交出权威,送到非人类的算法手中。而一旦生物学家判断生物也是算法,就等于拆除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那堵墙,让计算机革命从

单纯的机械事务转变为生物的灾难,也将权威从个人转移到了算法网络。(第310页)

上述预言如果成真,人类的一切都将处在计算机控制之中,这将是人类真正的灾难。但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算法”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其他组织,也将会通过各种立法形式限制“算法”的滥用,正如今天的人类对于核武器的控制一样。因此,赫拉利的危机意识是可取的,但他担心的事情结果可能不会出现。

三、旧概念的新定义与一些新概念的意义分析

《人类简史》不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中涉及了一些传统的哲学概念,也提出了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新概念。除上面提到的算法、科技人文主义两个重要概念之外,他还对宗教、网络等旧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还提出了“体验自我”与“叙事自我”一对范畴,“数据主义”与“万物互联”等新概念。

(一) 旧概念的新定义

1. 宗教的新定义

赫拉利指出,宗教不等于迷信,而且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信仰。“宗教的定义应该在于其社会功能,而不在于神是否存在。任何无所不包的故事,只要能够为人类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赋予高于人类的合法性,就应该算是宗教。”(第161页)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赫拉利将“宗教”定义为一种“赋予人类社会结构合法性”的虚构故事,这类虚构故事的结构“反映了高于人类的法则”(第161页)。这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对于“宗教”的新定义,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意义。从对宗教社会功能的强调这一点来看,赫拉利对“宗教”一词所包含的“崇拜”意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宗教,而科技革命则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以人取代了神。有神论者崇拜的是神,人文主义者则是崇拜人。”(第89页)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赫拉利眼中的宗教,就是将某种意识对象作为崇拜的对象,并以之为中心,或者说以之为第一原则建立意义世界与价值秩序,则这种做法就是一种宗教。

实际上,赫拉利对宗教的新规定,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当我们将任何第一原则缺乏反思,将其作为一切价值与意义的源泉之时,就会陷入某种宗教崇拜状态之中。人文主义把人作为中心,一切价值与意义,一切事物的价值、意义的估价都以有利于人的核心出发,而忽视了这一原则可能带来潜在危险,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人文主义的宗教”。赫拉利对于缺乏反省的人文主义的批评,颇类似后现代哲学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评,值得当代人文学者、特别是哲学界人文学者的高度关注。

赫拉利对“宗教”的负面功能也有中肯的评价,他说“宗教有种麻烦的倾向,即喜欢将事实声明转化为伦理判断,使得原本应该很简单的争议变得混乱而模糊。”(第174页)他生活在中东这一宗教气氛极其浓厚的地区,能对宗教的负面功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并且敢于表达出来,这是十分了不起的,需要理论上的勇气,值得高度地肯定。

赫拉利还将“宗教”与“灵性”做了一个对比,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宗教就是一份契约,而灵性是一个旅程。”(第164页)就此而言,在现代社会里,“做学术研究也是一份契约,而不是一次灵性之旅,因为学术研究就是把我们将带往前人、政府和银行账号所认同的预定目的地罢了。”(第164页)这一说法对于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的弊端而言,具有相当大的针对性。不过,学术研究中的“灵性之旅”必须在经验世界的契约中实现,不会是纯粹的灵性之旅。过分地否定了学术研究中的契约面向,恐怕也难有真正的学术成果。宗教、科学、学术研究,都内在地包含着契约与灵性之旅的冲突,而那些革命者、大师,往往都是因为坚持“灵性之旅”而在他们的各自领域里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成为一代宗师。赫拉利对于“灵性之旅”结局的评价颇有意味。“灵性之旅总是以悲剧收场,因为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只适合个人,而不适合整个社会。”(第167页)这一评价,有相当多的合理性在其中,但也不全然是这样的。当今社会中,虽然有少数科学工作者的灵性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但大多数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的灵性工作,因为与契约工作结合得很好,因而还是得到了世俗的承认与肯定。

2. “意义之网”

赫拉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认为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智人真正能够熟识的对象都不会超过150人。因此,人类要打造合作网络,“绝不是靠个人熟识而已”(第122页),而是靠“想象的秩序”,或曰“意义之网”。“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第125页)在赫拉利看来,“意义之网”是智人统治世界的方式,而这张意义之网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们编织的是“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只有在这张“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里,人类才会出现十字军东征、革命和人权运动(第132页)。而通过“互为主体性的意义之网”,“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第132页)。赫拉利本人站在人文科学的立场,为“人文科学”的意义之网作辩护,说道:“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第133页)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出,赫拉利本人其实并不完全相信“算法”在面对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与意义之网时,也能够有效。所以,他自己预言:

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过自然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只是破译基因组、处理各种数据数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第133页)

与“虚构的想象”这一短语意思相似,“虚构的故事”这一短语也就是编织意义之网。他认为,到了21世纪,新科技可能会让这些虚构故事更为强大,甚至会强大到让“人类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但在实际上,“历史其实是围绕着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单一人类个体的基本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多大改变……但是各种虚构故事的力量在增强,它们推动了历史,让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到了硅时代”(第138页)。

他颇有想象力地指出,埃及苏美尔的诸神与现代的品牌公司一样,都是虚构的故事,他们的“品牌价值高于生物体的价值”(第141页)。实际上,赫拉利所说的“想象的秩序”或“意义之网”,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其中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现实政治的权力建构,而且有国家机器这种暴力机关作为客观的物质力量支撑着意义之网。赫拉利将货币、学生的考试成绩统统都看作是虚构故事,文字记录的力量,这显然将“虚构的故事”概念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化了。

我们知道,一国货币之所以能够流通,是因为背后有政府的政治、军事力量在支撑着,可以在现实中兑现实体的物质财富,否则这个虚构的故事很快就会破产。一定量的货币超发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与金融流通的自身法则相符合,但超过了一定量的货币超发,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在必要的时间内得不到有效的扼制,一国之货币体系就会出现崩塌。大多数的学生成绩能够较好地反映学生的素质与才能,学校的考试分数才是有效的。如果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不能较好地反映人才某些方面的素质与特长,教育系统里的人才在社会上无法兑现其人才的功能,学生成绩单将会降低直至失去其信用,最终会让学校失去就业市场与社会信誉。因此,正因有国家政治权力让相信“意义之网”、遵循“意义之网”的人们能够如期地获得他们应得的利益,“意义之网”才能得以有效的维持。否则,赫拉利所说的这一“想象的秩序”或“意义之网”不仅不会自动地起作用,而且还会很快遭到破坏。因此,在该书中,赫拉利实际上过分夸大了“意义之网”的重要性,忽视了支撑“意义之网”背后的客观物质力量。

(二) 一些新概念

1. 体验自我与叙事自我

赫拉利所说的“体验自我”,即是人的生理感觉的自我,比如一个人把手放入14℃的水温中的不愉快的感觉,即是“体验自我”。这种“体验自我”的特征是:没有记忆能力,也不会讲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

与上述“体验自我”不同,人类还有一个“叙事自我”。这个“叙事自我”“很像加扎尼加所说的左脑翻

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个故事,并为未来制订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人物,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的结果来编织故事。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第264-265页)。而“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对事件的感受,这就是人类“叙事自我”所遵循的“峰终定律”。由“峰终定律”支配人的叙事方式,人们往往“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第265页)。这一“峰终定律”对于人类的叙事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感受,关于事件的客观记忆等等的说法,透过“峰终定律”来看,实际上很难说是客观的。因为“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加总,进行平均,而是把体验自我的最高感受与最后的感受加以平均(第266页),然后形成一段叙事或关于自我的叙事。

赫拉利认为,“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抉择,比如挑选另一半、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第267页)。而糟糕的是,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叙事自我”给自己提供的故事,“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令人质疑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第268页)。由个体的“叙事自我”概念出发,赫拉利进一步推论,有时国家、公司也像个人一样,相信属于他们的“叙事自我”,然而实际上都是在讲一些故事。他最后的结论是“一切都是故事。”(第273页)所谓的“个人自由”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第273页),“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了意义。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妄想”(第273页)。

上述赫拉利对人类经验中“叙事自我”特征的揭示,对于人的自我认识而言,具有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但是,他有关“叙事自我”概念推广性的应用,以及对广义“叙事自我”概念的价值论断,很容易滑向意义的虚无主义,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是不足取的。其论证的方法——以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解决哲学的意义问题,也是科学主义的一种滥用。对此,我们需要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

2. 数据主义与万物互联网

赫拉利认为,数据主义由两大科学思潮汇聚而成,一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引发出来的生命科学,在生命科学看来,生物体都是算法。二是“图灵机”所发展出来的电子算法。信息科学家已经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

在数据主义看来,“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物算法”(第333页)。如果数据主义者的想法真的实现了,届时所有科学与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的理论基础之上。按照数据主义者的观点,“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等,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进行分析”(第333页)。甚至根据数据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共产主义就不是意识形态、伦理教条或政治制度上的竞争,而根本是不同数据处理系统间的竞争。资本主义采用分散式处理,而苏联式共产主义则集中处理”(第334页)。在数据主义者看来,20世纪末资本主义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符合伦理、个人自由神圣无比,而是因为科技加速改变的时期,“分散式数据处理的效果就是比集中式数据处理更好”(第337页)。

从数据主义的发展趋势看,赫拉利对于人类政治与政府的前景抱有一种极度的悲观主义态度。他认为“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剩下行政功能,维持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政府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方。”(第341页)正因为如此,“数据主义”将数据、信息作为第一原理,一切都服从于这个第一原理。因此,它开始在价值上看起来是中立,但一切都从数据的角度来解释与说明的时候,它也就成了价值的源泉。因此,赫拉利认为,“数据主义”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数据主义的历史观。从数据主义的角度看,人类历史无非是“数据处理的过程”,每个人无非是其中的一个芯片。整个历史进程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处理:

1. 增加处理器数量。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运算能力会高于拥有1000人口的村庄。

2. 增加处理器种类。处理器不同,运算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就不同。
3. 增加处理器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网络。
4. 增加现有连接的流通自由度。

由这一历史观出发,数据主义者认为,未来的人类将会出现一个“万物互联网”(Internet-All-Thing)。如果万物互联网建成或者成真的时候,我们现在主宰世界的“智人就会功成身退”。如果赫拉利所说的“数据主义”理想真的实现了,人类的自我发展过程恰恰就是一个从肯定自己,到彻底的否定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过程。

第二,数据主义的价值观。对于数据主义者看来,整个存在的最高价值就是“信息流”。“如果生命就是信息流,而我们又认为生命是好的,下一步就是让全宇宙的信息流更深、更广。”(第344页)这就是数据主义的价值观。但由此价值观出发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对于人类而言是极其不妙的。“如果我们创造出某个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比人类吸收更多的数据,处理信息算法的效率也比人高,是不是这个系统就能胜过人,正如人类胜过鸡。”(第345页)这样一来,人的价值就会跌落。

当然,数据主义也有自己理论的戒命。最重要的第一条戒命是“数据主义者连接越来越多的媒介,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息,让数据流量最大化。”第二条戒命是“把一切接到系统,就连不想连入的异端也不能例外。”(第345页)由此而衍生出一条要求“信息自由就是最高的善。”(第346页)而且,在数据主义看来,“信息自由流权利应该高于人类拥有并限制数据流通的权利”(第346页),这样就有可能侵犯到人类传统的言论自由。

由信息流通而引发出人的新的生存观念:记录、上传、分享。而“分享”将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在生存意义方面,如果有体验而不分享,这种体验似乎就没有价值。因为,未来的人类不需要从内心找到意义,而是将自己所做的事情、所感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再连接到整个大数据流之中,接着算法就会找出体验的意义了(第349页)。

数据主义还认为,当一切还原为“算法”而可以用数据加以处理时,把一切还原为“数据处理”就是最好的方法。脸谱网不仅完全知道你的感觉,还知道许多你自己浑然未觉的事情。它可以通过庞大数据处理,来告诉你该跟谁结婚,挑什么样的工作,以及是否开战(第354~355页)。尤其是当数据主义全面接管人类事务,把一切都交给“算法”之后,人文主义就会惨遭淘汰。“一旦万物互联网开始运作,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级成芯片,再降成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块泥土。”(第356~357页)更进一步,一旦人类对网络也不再能发挥功能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不是造物的巅峰,“我们自己设定的标准,会让我们也走上猛犸象和白鳍豚的灭绝之路。到时回首过去,人类也只会成为宇宙数据流里的一片小小涟漪”(第357页)。

赫拉利对人类前景持有如此悲观主义的态度,我们不仅不赞同,而且认为他的推测中严重地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类具有可以适时地调整数据主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能力。我们相信,当数据主义可能导致人类严重的自我异化时,人类也会采取各种积极的方法与手段来克服数据主义带来的“异化”。实际上,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不断进步中努力克服自我异化的历史。

四、结 语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三项信息以及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文学者认真思考。这三项信息是:

1. 科学正逐渐聚合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教条,也就是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进行数据处理。
2. 智能正与意识脱钩。
3. 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对上述三项信息,笔者有一个疑问:微观粒子的物理学是否也纳入了赫拉利所说的科学教条之中。

如果微观粒子不能统一在“算法”之中,特别是暗物质、暗能量的世界不能用“算法”来处理的时候,我们人类是否在科学的领域还可以有新的突破?

三个关键问题是:

1. 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
2. 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
3. 等到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有何变化?

对于上述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也许我们现在不仅不能回答,甚至也无法想象。这可以借助于科幻小说帮助我们来想象性地猜测这一问题的答案,如刘慈欣在《三体》展开的一些描写,能够激发我们更多的想象。但从人类不断克服“自我异化”的历史经验之中,我们应当获得对人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自我欺骗,而是基于两个比较充足的理由:第一,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本身具有极大的未知空间,人类目前对于自然的认知虽然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相对于无限广大的客观世界而言,我们的认知还是处在一个极其幼稚的水平。目前的“算法”“数据主义”还远不足以给客观世界提供一个统一的科学解释。第二,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近四百年来的鲜活经验,对于人类如何不断地克服自我异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危机意识正是人类自我免疫的一种文化功能,当前的能源危机虽然没有消失,但随着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正在得到缓解。其他危机,如地球的温室效应还未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但伴随着人类对于“地球村”上的人类命运一体性具有了真切的体认,这个问题可能会得以缓解,直到最后的化解。

[责任编辑:曾庆江]

Can Algorithms and Big Data Really Dissolve the Meaning of Humanity: After Reading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WU Gengyou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Harari'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reflects on the rise of “humanism” in modern times, and emphasizes the subversive changes in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that algorithms and big data may bring,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workers. He elevates the algorithm to the height of philosophical universality, as a way of thinking shared by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and raises the unique thinking mod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 kind of thinking with philosophical universality. Although Harari's thought has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t also has fatal flaws. His acceptance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incomplete. The current algorithms and Dataism are far from enough to provide a unifie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objective world. Therefore, we do not have to be too addicted to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 algorithm emphasized by the theorists represented by Harari.

Keyword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algorithm; big data; datais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umanism